

六水

某天，六水叫上我跑到门卫室去拿信，在此之前我一直不知道六水在和他人通信。字迹很清秀，就是最常见的那种女孩字迹，倾斜，大小一致。六水给我读信，多少带一点炫耀的意味，信上大部分是一些不知所然的话，结尾抄了一段圣经，并附上了一小行字：请将他们放走。

要我说，这多少有些故弄玄虚，暧昧中的男女（当然六水和她最后不过了了）喜欢如此，六水倒对此很重视，反复强调这具有一种仪式感。他摆出那种严谨的神情，简直是以一种精神分析式的方法试图确定这封信和最后的话的含义。我试图让六水从这个明显无聊的游戏中脱离出来，结果显然是失败的，反倒是六水用他的理解说服了我，他说，这个放走的仪式也是他和女孩交流的仪式。可是六水既没有说明该如何放走圣经，也没有说明为什么放走他就能和女孩交流。但我确实记得当时我以一种笃定的态度相信了他。

第二天六水请了病假。正是流感高峰，班主任很快批假并且进行了健康教育，但我知道六水只是去进行他的放走仪式。在离校前，六水在我的课桌里放了一张纸条，上面说明了他的放走计划。

- i. 购买气球（红色2个，蓝色2个，绿色2个）
- ii. 抄写圣经（博爱路教堂可以要到，信记得要拿）
- iii. 放飞气球
 - a. 红色在遵义路的广场
 - b. 蓝色在北城街
 - c. 绿色

估计六水走的太急，后面没有写完。放学后我拨通六水的电话，他在北城街正准备放飞气球。那条街很窄，据说民国时期有一座军用电台设在这，两边是上世纪末留下的老楼，光照也不好，路过时能闻到一楼一股潮湿的霉味。街角的那栋红砖楼有露天的阶梯，没有上锁，只要克服恐高就能沿着阶梯爬到天台，那是个放飞气球的好地方。

那天我看着六水在天台放飞了一个蓝色气球，上面抄满了字，据他说那是申命记，第一句是“三十八年在旷野……”，我问六水含义，他答不上来。另一个蓝色气球不知何时飞走了，氢气球这种东西就是这样，你永远没办法让它停在电线杆或者书包背带上一——那个傍晚六水的书包上绑了好几个气球，使我觉得他随时要跟着圣经被放走。北城街往下是二中，唯一的路口到了傍晚就会被中年男人女人们占据，和我们一样的学生鱼贯而入和我们的父母所开的一样的车。六水拿着最后的绿色气球走在前面，他说他要在这里放飞气球。

请将他们放走。六水左手拿着缩印本的圣经，右手拉着气球，在一片校服和寸头里很是显眼和艺术，可如果说六水的举动有行为艺术的意涵，你未免把他想得高尚，或者说庸俗。六水站在保安身后，学生从身边挤过去，戴眼镜的保安拦着家长，气球就这样被放飞了。飘，先是碰到了一个毛发稀疏的中年人的额头，然后晃晃悠悠向上，氢气球是这样一种东西，它往往长相滑稽，形象往往是恐龙或者奥特曼，并且他不知停歇。

我问六水，你该怎么向那个女生证明你放走了？六水说这不需要证明。过了一会，当我们走到了烙锅店口，六水停下来，说：

也许我应该等气球飘下来。

我回答他，等氢气球飘下来无疑是个愚蠢的选择，这种东西居然能够飘起来就证明它不会服从一般的规律。众所周知，等待是需要规律的，比如你等一班公交车可以估算它的到站时间，这样你就不会因为焦躁而发疯。但规律往往服从于重力（最基本的规律！），服务于地面上的生物或者非生物，从来没人等过一个氢气球，因为你根本不知道它往哪飘，飘多久。

六水不说话，我进一步阐发我的理论：据我所知，只有两种东西是等不来的，一个是爱

情，另一个是泄气的氢气球。六水说放你妈的屁，那你说该怎么证明。

你再去买一个然后放飞，我帮你录下来。六水对此不置可否，不再回答。于是我也不再理他，我们盯着土豆和小豆腐在烙锅里滋出油，这一般是吃烙锅前最激动人心的时刻，容不得分心。我刚准备拿筷子，六水又开口了。

录像不行。我已经放走了，你录下来那么它就没被放走。

六水有时候就是会突然说出这种很有哲学意味的话，如果不是他在数学上很有一些天才，我会劝他去学哲学或者文学。让我解释一下，六水的意思是说气球只有一个，要么它被放走了，要么它没有，录像就像分手时你拿出对方暗恋你时写的日记试图说明他仍然爱你，简直是无理取闹。录像只能说明气球没被放走，并且录像只要存在气球就永远没办法被放走。可惜六水对于哲学毕竟一窍不通，不然他会发现他无意中道出了柏格森憋了许多年才发现的绵延。

六水很快又想到了新方案：他把放飞气球的时间地点和过程记录下来，像写小说那样。我不由得感慨爱情（未发生的爱情）是很能激发创造力的，我鼓励他去做，并提供了很多可能的结构和剧情。六水大概从那时开始写一些东西。到了后面，我们开始讨论起略萨和波拉尼奥的共性，我认为他们都是政治作家，六水则坚持波拉尼奥是个被卷入政治的艺术家，略萨则是个投机文学的政治分子。

六水拿出随身带的小书给我朗读起波氏的一篇小文，我则大肆批评起政府打压记者的无耻行径。后来我很想和六水继续就影像和形而上学展开一番讨论，并不介意给他引申到洞穴隐喻、德勒兹之类，无奈烙锅这种美食是经不起等的，于是我简单地应付了两句就开始享用，我们俩很快就都遗忘了这件事。在那些日子里，这样的讨论是常有的。

第二天六水一大早很焦急地到了我家楼下。他拿给我一个信封，说里面有重要的东西拜托我保管，还有一本缩印本圣经，是给我的。六水这样认真的语气是我少见的，没等我多问，他又急匆匆走了。他没有再去学校，而我从未去过他家。于是在等待了一周以后，我忍不住打开了信封，里面是一张拍立得的照片。照片里六水站在遵义路的小广场，背对镜头，手张开，一只恐龙形状的红色气球似乎正在离开。我一直好奇是谁给他拍下了这张照片，又为什么要让我保管，但我总是忘记问他，直到我再也找不到信封，六水也没有提起。

两个月以后六水回到学校，那时离我们高考只剩三个月。六水离开的这段时间我找不到人高谈阔论，逐渐习惯了正常学生的生活。六水回来后与我变得有些疏远，我们仍然若无其事地聊天，但是没有人提起他走前的那个奇怪的晚上。有传言说六水的父亲是G省的官员，前段时间落马，秘密地结束了他的政治生涯，像无数相似的官员一样。六水没有提起两个月里发生的事，我们平淡地高考，毕业。他进入了沿海一所不错的大学，他的笔友在那座城市，我则去了北京。

我和六水仍然保持通信。一个七月的晚上，六水给我发来邮件，说他到了北京，希望和我见个面。我们约在北京一所贵州菜馆，我离开贵州以后反而常常出入黔菜馆，朋友说这是一种乡愁，我表面赞同，但内心知道这只是单纯生理上的肛欲期。见面不像我设想的那么尴尬，但也不够自然，这家店没有烙锅，在等那些盘菜的间隙我们只好各自盯着手机。喝了几杯啤酒后六水开始放松，他仍然两句不离脏字，词汇多是生殖器官和家庭长辈，并不断抱怨同学的精致和势利（表现就是不骂脏话，六水不承认这是没有教养的体现）。我问六水，是否还和笔友有联系？六水很快大笑摇头，过去的事了。沉默一会，六水主动提起了气球。他说他去到沿海城市不久后就见到了女生，他们很投缘，一起在城市里漫步了一天。晚上，六水在路灯下向她询问放走——他曾执着于这个奇怪的词和那段圣经，可女生的回答很简单，那是为了显得文艺。说完后女生两颊潮红，询问他是否会觉得幼稚。据六水描述，女生的脸让他想起一位阿姨在冬天没有涂保湿霜的样子。六水没有再说起这个话题。当晚，他们在海边接吻，然后分开。六水回去后拉黑了女生的联系方式。

昨天晚上他告诉我遵义路的广场要拆掉了，于是昨晚我一个人去了一趟。已经是工地的样子，曾经婆娑的树剩一两颗可怜地歪着，烟盒、纸巾和一滩滩砂石。没有月亮，说不上是我记忆里略去了月亮还是月亮略过了那个广场，但我能看见广场中央那个红气球，招摇的第一个气球。六水说你又放屁，我从没有看见过氢气球落回地面。